



# 总有鸟鸣清如水

郭建贤

乡间的土壤，生长树叶也生长鸟鸣。鸟鸣像播种在森林里的种子，瞬间发芽出“啾啾”的明亮。稀薄的森林里鸟鸣声也稀薄，茂盛的森林里绿叶青草密不透风，鸟鸣声也铺得最厚。如果山野里只有一株草或者一棵树，那肯定只有几声鸟鸣的清丽，像一眼清泉一样自顾自地流淌。如果田野里只有一株麦穗，那肯定有一粒鸟鸣的宁静和坚守。

鸟是山间里最顽皮的孩子。我看见河堤石缝里长着一丛荆棘，五六只小鸟在荆棘中钻出钻进做捉迷藏的游戏。我走近时它们“啾啾”着离开，飞到不远处的一片竹林里，它们抓住一片片竹叶荡秋千，把竹叶上的水珠抛洒一地。

它们像我小时候一样顽劣。但在六月的一场大雨之后，我看见田野里被雨击倒的麦子。这时倒伏的麦子旁一只小鸟看见了我，它“啾啾”着向我鸣叫几声，

似乎用声音提醒我麦子倒了。我把这只鸟叫作具有劳动品质的鸟。

一个人在山野里走，一直往安静的深处走，一个人走着有点孤单，这时一只鸟飞来，飞在路前面的树上“啾啾”两声，你往前走它也往前飞，不停地在你身边给你领路，做你的陪伴。它代替了你的朋友。你发现这样友好的鸟很多，在乡亲们锄地时，它们安静的陪伴在附近的树上，或者在前边的土粒上。在一个人挥汗如雨感觉到疲倦和寂寞时，这时一声鸟鸣响起，一个人感到泉水扑面的沁凉，他的劳动似乎得到了滋润和力量。

一个不能下地的老人在场院里晒太阳，场院里的一棵桃树上或苹果树上必有一只鸟默默地守护着老人，如果老人给它面前扔几粒米或麦粒，鸟会从树上飞下来，安静地啄麦粒米粒，像老人喂养的鸡狗。

一只在溪水上用翅翼划动并且鸣叫的鸟，总使我想起顽皮的少年。而一只空中飞着弧线的小鸟总使我想到担着水的父亲。一只在雪地中寻食的小鸟总使我想到土中谋食的乡亲。

我发现乡野的小鸟和人的习性是一样的，比如在大雨之后，人走出屋子它们也重新开始鸣叫。比如在冬天时很少见到它们的身影，但在开春时，地里的新芽每一秒在闪亮着，鸟鸣声也稚嫩得像新芽，稠密地闪亮在田野里。比如一场雨后，它们安静在阳光明媚的大地上，它们不急于飞，而是用爪子量着晴明的长度，偶然“啾啾”两声，像叙说着心中的惊喜。比如夏天最热时，树林里的小鸟们噤了声，这时人也怕热，钻进自己的屋里。

乡野里有泉水和土粒，就会生长大树、小草，鸟和人。一株草一只鸟，一只

鸟会像露珠一样来到一棵草上。一棵树上许多鸟，树上无花朵时，小鸟会给树开出最美丽的花朵。

一声声鸟鸣开在乡野的田野里，田野的上空，这是泉水的亮堂，也是泥土、树的亮堂，也是贫穷乡亲希望的亮堂。总会有一声声清亮的鸟鸣打开晨曦，乡亲们倚锄下田，这时露珠的田野里禾苗青旺，这时太阳正走在下山的路上，这时一段干净生长的人生和岁月正走在自己的路上。



清明过后，正是采荠菜的好时节。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约几位知心文友到山林之中，听泉声鸟鸣，嗅花香草香，看云起莺飞；或在山洞嬉戏，或在山腰穿梭，或在山顶放歌；可与潭中鱼儿亲昵，可与林间鸟儿互唱，可与峰顶青松私语……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，心灵被洗得空灵而纯净，感觉自己也化作一缕清风、一股清香、一声鸟鸣或者一潭清泉。一天下来，浑身轻松，真有那种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感觉，更重要的是还能采回一些鲜嫩的荠菜。

荠菜也叫蕺菜，俗称“龙头菜”“猫爪子”菜，在《诗经》中，就有先民们采蕺菜的场景，唐代杜甫常常把蕺菜和蕪菜放在一起入诗。宋代的陆游在《赠石帆老人》一诗中，更是把山童采蕺菜写得充满诗情画意：“地僻林深客到稀，高春未起闭柴扉。新松郁郁三千本，密竹萧萧一尺围。溪漫旋分菘米滑，山童新采蕺芽肥。因君更作长闲想，麟阁云台竟是非？”……采食蕺菜，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据说清代蕺菜还曾被列为贡品，每年都会选择“茎色青紫，肥润”的蕺菜晒干后贡奉朝廷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

文人雅士把蕺菜当作抒发心志的载体，农村老百姓则用蕺菜果腹充饥，而对于我来说，蕺菜不仅是我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，更是内心深处永远无法忘怀的母亲的味道！

童年的时候，每年一到这个季节，我们周末就和小伙伴们上山采荠菜。因为我们家门口的国营供销社，每年春季都会大量收购干荠菜，我们采回荠菜后，赶紧焯水晾干，一斤就能卖两三角钱，一季下来，我采荠菜的钱不但可以买笔和作业本，还能补贴家用。每当我拿着卖荠菜的钱一路蹦蹦跳跳跑回家交给母亲时，母亲总是微笑着摸着我的头，暖暖的目光看着我，我的心就像被春风融化了似的，舒服极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母亲每年总会留一些晾干的荠菜，等到麦收之后，偶尔给我们包一顿饺子或者蒸一回包子，或者家里来了重要客人，还会泡一点儿荠菜炒一盘腊肉。在那样的年代，只要与荠菜有关的吃食，在我的心里就是人间美味，也是最让我留恋期盼的。

我上初中是在离家十多里的镇上住宿，每天三餐都是糊汤。每个周末下午就得背着柴、糊汤粉和一筒酸菜，另外再背几个苞谷面饼。初中正是抽条长身体的时候，每顿饭最多只能吃大半洋瓷碗，端回宿舍在碗面上夹几筷子酸菜，一群人一边吃一边往学校旁的河边走，吃完饭在河边洗了碗，再一边说笑一边回学校。直到现在，初中时期刻骨铭心的饥饿和河边洗碗时光的快乐，还常常在脑中闪现。

记得初三忙忙碌碌的一天下午，刚上课不久，就看到母亲在窗外怯生生地往教室里看。我赶紧向老师打了声招呼走出教室。只见母亲那被太阳暴晒得黑红而清瘦的脸庞上，一道道汗水不停地往下滴，打满补丁的大襟上衣湿漉漉地贴在前胸和后背。母亲看到我出来了，高兴地递给我用布包着的几个荠菜包子。听母亲说，我二姐回娘家，母亲蒸了一笼荠菜包子，本来要给我留几个等周末回家吃的，可母亲怕天气太热放坏了，就趁着中午给我送来。在五月火辣辣的太阳下，拿着母亲递给我的几个温热的荠菜包子，再看着她满身的汗水，心里真是五味杂陈。之后母亲对我说了些什么，我竟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，恍惚惚之中，只清楚地记得荠菜包子的温热和香味，那种味道，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成为我一生最温馨的眷恋。

母亲去世以后，我每年这个季节，总会找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上山采荠菜，可不管怎么精心烹调，却再也吃不出母亲在时的那种味道。我知道，那是专属母亲的味道。

# 母亲的味道

田晓宏

# 天津记忆

陈琳

从天津返回陕西，已经三月有余，然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与天津有关的那些过往却历历在目。

离开陕西的时候，突降暴雪，扑头盖脸打在身上。到天津后，更是寒气逼人，接站同志抢着帮我们拿行李，帮我们安顿住处，瞬间温暖了许多。就此，开启了天津的职场生涯。

如果说陕西人粗犷直爽，说话生冷蹭倔，那么在天津，上至庙堂，下到市井百姓，个个都是语言艺术家。初来乍到，召开大会，主席台上领导讲到，对于生活我们要向下降级比较，你说冷，办公室有暖气，你看街上送外卖的大哥，你有他冷吗？对于工作标准，我们要向上比，你说你材料写得好，再思量一下，有没有提升的空间？这哪里是领导讲话，分明是知心大姐。还有一次，偶遇两群众为小事争辩，我恰好候车便颈颈观望，半个小时内，绝不重复的话语不带一个脏字，但每个字都能直击人心，令人心碎，频频冒出俏皮的俏皮话，那不是吵架，仿佛在说相声，殿堂级语言大师啊！

在同样幽默风趣的领导带领下，我熟悉工作，融入团队，天津同事们能干、

沉稳、务实的身影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，以至于在我离开时，我对这个团队是那样的依依不舍。

并不一切都是愉悦的，在作为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卫，我这个面皮焦黄、不善言辞的西北汉子也就成了乡下人。食堂阿姨指着锅里泡得发胀的面条问我：“你们那有这个吗？”每到周五改善伙食吃饺子时又问我：“吃过这个没有？”搞得我这个自小生长在“面食之都”的陕西人无语。好多初识的朋友指着并不怎么好的苹果问我怎么样，已经习惯吃脆甜多汁红富士的我只能哑然一笑。

关心也罢，好奇也罢，在如同“正黄旗”阿姨们略带同情的眼光中，我发现外界对陕西的印象还固封在四十多年前。原来，天津对口帮扶甘肃，他们认为与甘肃同属大西北的陕西，就是黄土飞扬，就是窑洞，就是秧歌锣鼓。于是，我逢人便操着夫生的普通话，不遗余力地宣传，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十三朝古都、气势巍峨横贯南北的秦岭、“秦岭最美”的商洛、颇具江南情韵的乡村……并先后动员邀请了多名天津友人到陕西，共赏美景，共享美食。

闲暇之余，与众友人相约一起“野蛮

体魄”，身体日渐精壮，但同样明显的是头发日益稀疏，遂去医院就诊，医生静默良久，让剃光头后用药一试。在异常喧嚣的十字路口边花臂大爷的理发摊上，10元完事，这是自我记事后的第一个光头，难看至极，赶紧买一顶黑色棒球帽“遮颜过闹市”。戴了10天后，竟然晒成了咖啡色，朋友们笑道，你真划算，花一顶帽子的钱买了两顶帽子。进入八月，天实在炎热难耐，津城何人能识我？索性光着脑袋昂首挺胸穿街走巷。

子牙河畔的芦苇，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，又到了深秋，瑟瑟秋风中，黄叶蝶舞，雨丝飘零，没有去处，觉得这一天格外漫长，非常寂寞。站在路边看着车来车往，商洛的车牌编号是陕H，红桥区的编号是津H，每当看见H车号驶来，总感觉坐上这车，就能直达商洛，回到家乡。

住所的隔壁就是天津啤酒厂，不知道是酒度数低还是独处异乡的警醒，总没有喝醉过，却也学太白狂狂一回：津城晨昏又日暮，冗杂案牍夜归行。车水马龙月初初，婆娑树影水盈盈。夜色渐笼堤上客，薄风撩动破衣襟。万般心思说不得，吟与秦岭南坡听。同事评论道

“想家了”。是啊，儿子尚小，父母年事渐高，怎能不想？于是，我这个秦岭山里人，就沿河而下，去海边，看看大海广阔的胸膛。

河是海河，运河、子牙河在这里交汇，流向茫茫渤海，波澜不惊。放眼望去，仿佛穿越千年，估衣街、北洋大学堂、租界区、天后宫、满载物资的漕运船只、繁忙的水陆码头……承载着华夏的兴与衰、荣与耻，历史是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，一切终究被大浪淘沙的文明所取代，辉煌的灯火、旋转的摩天轮，不舍昼夜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，叙述着泱泱中华民族的悄然崛起。

离开天津的时候，天空又开始飘洒雪花，但抵达西安的时候，却是艳阳高照，听着熟悉的乡音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感受着微风的风中夹杂着的花香，还是家乡好啊！

一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对于天津，我只不过是一名匆匆过客，但这座被称为“眼都”的城市散发出的乐观豁达和勤勉务实，永远激励着我向善向上。

一次短暂的漂泊，归途满载的却是沉甸甸的收获，追忆往事，不虚此行！

从秦岭深处流泻汇集起来的丹江水经过水库的拦截，流经商州城的时候变得平缓了许多，乖巧得就像一个长途跋涉回到自己家里的绣娘，给小城的四季织上了一幅幅温婉美好的画面。

春光如同孩子的小手一点点撕开早春的微寒，然后随手抓住河边的一个枯木枝头，揪出一两片绿芽来，融了些河床旁草丛里的冰凌，土壤湿润了，江水上涨了，迎春花像一位惹眼的姑娘穿起了黄色的碎花裙，柳条也抽出浅绿嫩芽，花儿们渐渐醒来，次第竞相开放，把江畔打扮得五彩缤纷；鸟雀鸣唱，蜂蝶翩跹，与人们同享季节馈赠给它们的惊喜和惬意。风也温润起来，柔嫩枝头的点点新绿不负春风投机妖娆起舞，没有抽绿的那些树木，也积蓄力量孕育着新芽。连接南北两岸的几座桥上，上班族们步履匆匆，学子们骑着单车疾驰而过，各种叫卖吆喝声逐渐响亮，江畔喧闹起来。每当此时，行走在岸边的我很想站成树的姿态，沐浴这温暖的春阳，聆听春风的低语浅唱。

时光就像丹江的水向前淌去，那被春光揪出的绿芽已变得丰硕肥大，颜色也浓郁了很多。风儿变得炽热，阳光也不再温柔，那些绿叶被阳光烤得耷拉下了脑袋，夏天到了。热风吹过，丹江两岸的绿叶翻白了，如同跃出海面的鱼儿，欢快地吮吸着这夏天的味道。在烈日下，少有行人，那些本来繁忙热闹的人们都

去了哪里呢？

河畔两岸茂密的树林和散落其间的小亭廊是人们庇荫纳凉的好去处。人们三三两两或漫步林间，或在亭下休憩，孩子们的追逐打闹声惊醒了也不敢欢叫了。也许是气候炎热水汽蒸发太快的缘故，也许是上游水库蓄水的缘故，河水水位逐渐下降，河边水草疯长，一片葳蕤。几个调皮的少年不顾大人的叮嘱，嬉水玩乐，本来平静的水面被他们翻腾起来。稚嫩的小手在石头缝里摸摸寻寻，好不容易抓到鱼儿的尾巴，鱼儿一个翻腾跳跃，狡猾地从他们手中溜走，溅了他们一脸水渍。远处传来大人的呼喊，少年才恋恋不舍地走上河岸，被父母捉住耳朵带回家去。

当温热的风抚着长长的尾巴缓缓轻盈地飘过江畔的时候，秋天就来了。金色的阳光染红了河畔的树林，河畔两岸的色彩渐浓，早熟的几片秋叶如绿中红

花，格外耀眼。清晨午后，人们趁着秋阳还在，趁着秋色正浓，陪同家人，带着朋友，踏进如诗的画卷里。欢声笑语在河畔的各个角落响起，小广场边水泥砖砌成的棋盘桌旁，老人们正在对弈。孩童总是顽皮，信手摇了摇旁边的银杏树，几片金黄的树叶如蝴蝶般飞落在对弈的老人肩上，老人嗔怪孩子却也不恼。

河畔的冬天比较安静。白天，微弱的阳光没有一点暖意；晚上，路灯把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行人渐渐稀少，江水在寂静的夜里声音似乎响了些，映着霓虹和灯光倒影的江面泛起粼粼波光，如同是画家点染的斑斓画卷。落光了叶子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似乎在埋怨冬天的寒冷和无情。但是，如果来一场北方特有的鹅毛大雪，整个河畔又会变得不一样了。

漫天雪花飞舞着飘向大地，江畔两岸被笼罩在雪帘中，远处的高楼和岸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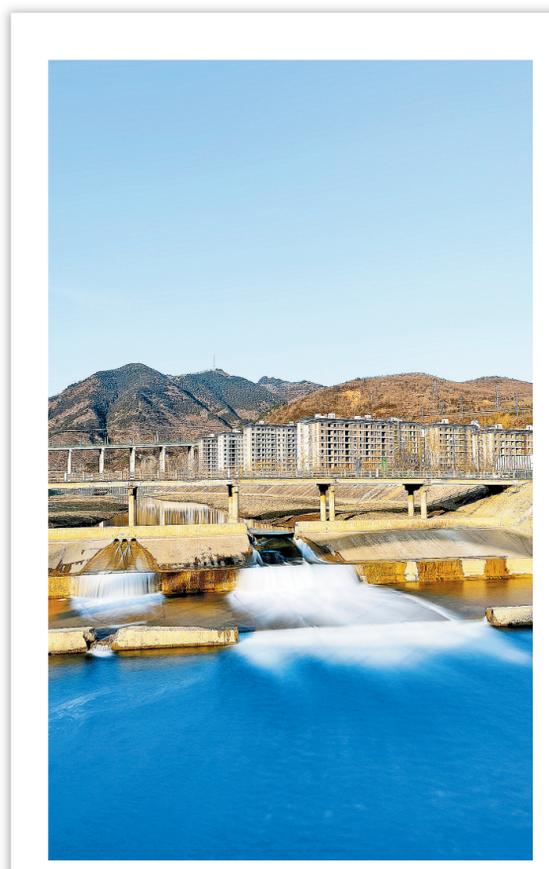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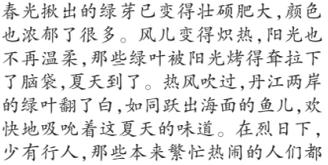
的树木影绰绰，行色匆匆的人们在风雪中也不忘停住脚步，拍几张照片，定格这舞动的精灵。

雪后的江畔，银装素裹。树干上堆着积雪，树枝上挂满银条，一棵棵，一排排，雪光闪烁，玲珑剔透。往日欢叫的鸟雀们此时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，河畔一片静寂。当裹着棉衣的人们从温暖的家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蓦然就呆住了。原来，自己就生活在这童话般的世界里！于是，呼朋引伴，成群结队，三三两两走向河畔，走向雪野，走向冬天深处，走向下一个春天。

丹江之水穿城而过，滋润着这片坚实而充满生机的土地，滋润着人们每一个平凡而充实的日子，哺育着土地上每一个勤劳快乐的人。她带着小城走过每一个四季，如同我每天行走在河畔，来来回回，往返周折，四季轮回，任时光遥远，任岁月流转……

# 江畔四季

曹树湘



# 商洛山

(总第2304期)  
刊头摄影 张志宏